

跟所有的上海小开一样，张叔驯也喜欢玩名车。那时富有的家庭普遍拥有的汽车都是美国的或者英国的，如别克、克莱斯勒、帕克德和凯迪拉克等等。但是张叔驯更喜欢有特殊情调的意大利车。早在1922年，他就成了第一位驾驶蓝旗亚轿车的中国人。他还有几辆菲亚特，包括一辆红色的双座跑车。他最喜欢那辆意大利产的名车蓝旗亚。他曾经给蓝旗亚公司上海办事处一万两白银的定金，订购一辆新型蓝旗亚。可是蓝旗亚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人侵吞了那笔钱。后来他进行了法律诉讼，但是没能打赢官司，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拿到过相关的文件。他没有想到朋友会欺骗他，没想到经营这么漂亮的轿车的人居然是骗子！

由于那次伤心的经历，他后来放弃了蓝旗亚，开始驾驶一辆小型的菲亚特作为交通工具，并对那辆菲亚特的外观进行了多处改进。他喜欢亲自驾车外出，以至于人们常看到一种可笑的情景——他变成了司机，开着小巧的菲亚特，身边伴着身材魁梧的保镖，而司机反倒坐在车的后座。

无限的爱与有限的经营

作为一家之长，张叔驯也作过一些商业投资，其中有地产和两家商业银行。但是他对这些传统的生意都不感兴趣，他毕生都喜欢有挑战性的、有刺激性的项目。他以他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的经营理念，尝试过两次极富幻想的投资，可惜都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次是广告业。他看到人力车整日整夜地充斥着上海的街道，设想在人力车上贴广告。这在现在早已成了现实，可是在当初却不为人们所接受。开始广告商和人力车主都很赞成这个主意，因为在人力车上贴广告可以给人力车主带来额外的收入。可是不久人们发现，乘客却不愿惠顾这些



古钱大王张叔驯

贴了广告的人力车，因为它们过于招人耳目，乘车的人觉得被人盯着看很不舒服。最后，车主们纷纷放弃这种广告的收入，这么一来，这项颇有创意的生意就失败了。

他第二笔投资是制作胶木制品。他开办了一家东亚电木公司，公司用浇注成型技术生产人造树胶类的生活用品，诸如盘、碟、碗、盒等，质量相当结实可靠。张叔驯还制作了一些圆形的硬币盒子，来保存他最有价值的古币。对于这一新型产品，上海的商店起初很支持他。但是消费者的接受度却很低。人造树胶制品在那个时代简直太超前了，成本高，价格就高，而普通家庭用的陶瓷饭碗一角钱就能买一个，顾客何必花大钱去买那并不美观的餐具呢？最后，因销量太少，入不敷出，张叔驯只好在1936年关闭了这家工厂。

两次投资都不成功，非常晦气。但是与之相反，他在“玩”的方面却大获成功。

他非常喜欢一些进口的机械小玩意儿，手里常常能突然“变出”最

新式的照相机和摄像机。他有一个摄影机，可以用来拍电影。他还有一个更不一般的爱好，是安装无线电收音机。1930年，他和他的姚兄（其妻的三妹夫姚新泉）已是多年的无线电爱好者了。在他霞飞路新房子的三楼，当初还设计了一套有特别装置的收音机制造室。

他还喜欢西方音乐。他不太喜欢古典音乐，但是对流行的舞蹈音乐情有独钟。那时上海有很多充斥着舞蹈爱好者的舞厅，但那些不是他去的地方。他总是和妻子一起到著名的大华饭店去跳舞，因为那里有当时最好的舞厅。

同时，他还喜欢跑马。1930年前后，他在江湾跑马场养了十几匹马，经常亲自骑马参加比赛。有一次跑马，他又亲自披挂上阵了，因为他在圈内并不太出名，所以没有人相信他能夺冠，没有人买他的马票。只有一个裁缝，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买了一张。然而奇迹突然降临了，那天的跑马居然让张叔驯意外地独占鳌头！这下那个买他马票的裁缝意外地发了大财，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买张叔驯的马票，那么所有的奖金也就由他一个人获得，共有几十万元！那天，只见一箱一箱的现钞被扛上出租车，那个裁缝兴高采烈地运回家了。眼看着这一幕，连张叔驯本人也张口结舌！

当然，他真正“玩”出名堂，令他名垂史册的，还是他那第一流的古钱收藏。

中国古钱大王的诞生

中国现代泉币界向以“南张北方”为巨擘。“南张”指的就是张叔驯。

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张叔驯身处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但从来没有进过

洋学堂，他的学问全是在高墙深院里跟私塾先生学的。他的国学老师是一位世称“陈阁老”的老夫子，浙江海盐人，是晚清京城里的老翰林，辛亥革命以后寓居上海。张叔驯师从这样一位老学究，其国学根基自然不同凡响，加之家学熏陶（其父张石铭是甲午年间举人），且夕过眼之物，不是古籍就是古物，其文化素养和价值取向自然容易与传统文化结缘。

张叔驯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走南闯北，为收集古钱币奔忙了。泉学家张綢伯曾记下他们的交往：“……牙制样钱，以象牙雕成，形较常品为大，厚约三分，工精制美，至可宝贵。民国十四年，张叔驯得于故都宣内晓市冷摊，举以相赠，友朋厚意，藉表谢忱。此种牙钱最不易得。”这种用象牙雕成的样钱，历来被视为极难得的珍品。因为那是朝廷在开铸一种新年号的制钱时，铸钱局把钱币样式设计出来之后，呈请皇帝过目的样品，不可能多得，一般只雕一枚或几枚，以供选用，所以大凡牙样全是孤品，何况还是皇上的御览之物。那时张叔驯财大气粗，年富力盛，竟举牙样送人，可见其眼界和为人。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北方的钱币大家方若把泉币藏品卖出来的时候，正是张叔驯雄心勃勃、大举“扩张”的时候。他善于广交朋友，又肯出大价钱，逐渐获得了一批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些古钱，就知道是他张叔驯的藏品。如五代时南唐李昇所铸的“大齐通宝”，后梁刘守光所铸的“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背拾”，史思明所铸的“壹当伯钱”，王莽时期的“国宝金贵直万”，元代篆楷“中统元宝”，钦察汗国的

“窳国通宝”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大珍品。世上罕见的战国齐六字刀币，他竟然收藏了十六枚之多。

张叔驯对古钱的痴迷，远非今人所能想象。有一段时间他极嗜明洪武年间的钱币，遇有洪武大中背“京”、“济”、“鄂”的版式，动辄掏金子买下。有时为了一枚钱币，他志在必得，就不惜花双倍甚至更高的价钱购下。他那传世珍品“国宝金贵直万”，就是花两千银元从余艇生旧藏中“挖”来的；还从蒋伯垹处“挖”来了“应运元宝”；从周仲芬处“挖”来了“子侨”货泉；从高煥文处“挖”得顺治通宝背龙纹大钱……

张叔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已经结交了全国第一流的藏泉家，有一帮要好的钱币朋友。

张叔驯的古钱收藏成就，历来受到国内泉界的高度评价。20世纪40年代的泉界泰斗丁福保在他的《古泉杂记》中具体介绍张叔驯的珍藏说：“向谓新莽六泉十布极难得，近则南林张君叔驯已得全数，且有复品。”“今张叔驯又得天德重宝钱，形制略小，背上有殷字，洵皆稀世之珍。”“南林张君叔驯，携示古泉一囊，以分两言之，即与黄金等贵，亦不过千余金而已，乃张君以二万余金得之！”“张叔驯，家学渊源，精于鉴别，大力收古泉，所藏富甲全国，古泉家咸尊之曰古泉大王云。”

钱币学家马定祥在1946年于天平路40号（现为文艺医院），曾经参观过张叔驯的全部藏品。据他说，总数大约有三万枚，可谓洋洋大观，内中孤品、珍稀之品不胜枚举。关于“铁母”钱，一般藏家能拿出几枚就算是了不起了，而张叔驯随手就可拿出好几串，令人惊讶不已。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27.上海舞厅：大众在这里狂欢着自己的肢体

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在上海，除了有邬达克设计的美妙的小体量建筑，除了有公和洋行为代表的西方各大洋行设计的各种类型的庞大的公共建筑，还有一种建筑也格外地引人注目，不是因了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而是因了它在人文层面上的重要性，那就是公共舞厅。1850年，开埠之后7年，在英租界，上海有了第一次交际舞会，地点不详。随后，又过了14年，那是英国与美国两家将它们的租界合并之后，在公共租界中的英国总会里，有了上海最早的舞厅，你也可以说，交际舞从此进入了中国上海，尽管上海这时还只是一个与渔村、农田有更多关联的地方。

张园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张园，当年落成在而今泰兴路的南端，地处南京西路之南、石门一路之西、威海路以北的这片区域。19世纪下半期，记洋行的大班，名叫格农的，便在1872年至1878年之间，在租得的20余亩土地上，辟成了一个私家花园。若干年后，中国无锡商人张叔和，自格农手中购得此园，起名“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

有些事情是当事者也未始料及的。那张园，张叔和原意是用来给母亲大人颐养天年，却无意地成为晚清末期上海滩最大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公共空间”。张叔和对张园可谓用心良苦。在多次扩建和修缮后，先是张园的规模从格农时的20余亩上升到了后来的61亩。1893年，张叔和又斥巨资建造了当年上海滩最高的一个建筑，取名为“安埏弟”（Arcadia Hall），意为世外桃源。这“安埏弟”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了它的高耸，那时，凡到上海者，必来此处登高，眺望上海的那派逐渐繁荣昌盛起来的胜景。对上海民间舞蹈史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上海第一家舞厅便落成在“安埏弟”里，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舞厅已有百家之多，相比的天津5家舞厅、武汉3家舞厅、



香港7家舞厅，上海遥遥领先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从南京路到延安路这一段的西藏路，便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等8家舞厅，在舞客们的嘴巴里，西藏路，至少这一段西藏路又被叫作“舞场路”。

在静安寺路上，更是因了城市发展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便有了更多休闲的意味，于是，被叫作“四大舞厅”的便在这个地域中隆重登场。关于“四大舞厅”，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排列。“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丽都”为一说；“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新仙林”再一说；“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爱尔令”为又一说。其中，“四大舞厅”中的百乐门、大都会与仙乐斯的地位恐怕无人可以撼动。

百乐门建成于1933年，由上海商人顾联承投资银两70万。设计师是很少有人知晓的杨锡镔。在这个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地方，它的微微颤动、仿佛踏波无痕的弹簧地板，成了坊间的神奇传说，在这个空间，又因生出舞场中的多少爱恨情仇，让人为之神往。只说一个细节便让人瞠目结舌，在百乐门出没的那些丰姿绰约的舞女，月收入为3000银元至6000银元，那是当年境况已经是很不错的职员薪水的10倍以上。

通常排位在百乐门之后的，是广东商人江耀章在戈登路（今江宁路近南京西路口）的大都会舞厅。建造的年代为百乐门之后一年，1934年。设计师不详。尽管不详，但那时的红男绿女，却是万分熟悉了它的建筑特色：八角形的外形，舞厅正中有一个罗马式的穹顶，顶上，则是圆形舞池。放眼看去，整个舞厅都是画栋雕梁，古色古香得如同清王朝中的某个后宫，风格与百乐门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排名第三的仙乐斯舞宫，让它产生的第一推动力是人类的不满、愤懑和狂妄的情绪。具体说来，上海滩其时的大亨维克多·沙逊前往百乐门跳舞而招致冷遇，这让他产生了要造一家同等规模的舞厅与其一决高下。最后一个则是新仙林，当然也可以是丽都，也可能是爱尔令。新仙林与大都会正好相向而座。

“不能跳舞，即不是上海人”，一种生活方式到了可以佐证人的城市身份，由此可见这种生活方式对市民有着多大的威力，而这是设计舞厅的杨锡镔们也无法预料并惊叹不已的。

12.他几乎不回家吃饭

既然是殴，就有殴的气氛。

以前等我下班回到家，饭菜早端上了桌。现在却经常是这样的景象：妈“有病”在床，爸在厨房里忙忙乎乎：要么在剁啥东西，噼噼啪啪的刀声紧锣密鼓地敲砸在菜板上，让人心里发毛，要么是锅也响，盆也响，响得让人心里发慌。

接下来，田野的工作超“忙”，他几乎不回家吃饭，睡觉也是等老人孩子打呼才悄悄回来。为改善这种局面，我把甜甜送到歌舞团，他居然带女儿下饭店！我发出质问，他答曰：“一进家门，心就满满的，头就大大的，简直够够的！”

谁的智商也不低，老人自然知道他这样做的根由。

1992年夏天一个早上，田野刚拉开房门，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呢，被我妈喊住：“甜他爸，今儿你就别忙了，该回就回吧，你放心，不会再有碍事的了！”

猴精的田野自然听出了母亲的弦外之音。但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他啥话没说就匆匆忙忙上班去了。当中午我回到家时，他正站在屋子中央呆发愣。

原来，爸妈已把属于他们的东西搬走了，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我一把抓起来，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小雅，俺不能再住下去了，俺也没脸回老家，怕老少爷们笑话，只好租了房，你要有空就帮甜甜来，想想她。”

末尾处，注明了具体的地址。“好哇，这下儿，你终于称心了高兴了痛快了是不是？”

我失去往日的温文尔雅，一串串尖酸刻薄的话语，随着恼怒的宣泄，向他砸了过去。谁知，他竟无动于衷！

我转身冲出去，到幼儿园接了甜甜，按纸条上的地址找去。

原以为，田野会内疚会反省会随后就到，但我失望了。当我负气说出“离婚”二字时，他不只点头还振振有词。“虽然我不愿意舍弃你，却不适合你的家庭。”

我反唇相讥。

“不适合我的家庭？当初是谁信誓旦旦，承诺一定同我一起赡养老人的？”

“我并没变卦！如果你愿意，我情愿喝西北风，把工资都奉献出来，只要跟他们别住在一起！”

“你——”

“我啥？我早说过，我要有自己的空间，我不想天天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我不想天天面对你爸那张冰棍儿脸！我不想得癌症！”

我哑言了。不同的素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习惯竟是那么的难以融合。自幼享尽独生子女种种优越的我终于体会到其独有的苦味儿。我不禁联想到社会。如今，那些敏锐的文人学士都在为“计划生育后遗症”发愁，为小皇帝们的未来捏把汗，可又有谁在为太皇太后们担忧呢？难道仅靠那些敬老院或慈善机构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的工作决定了不能接送孩子，田野更不消说，这差事自然落在父母肩头。这也正是他们离不开的主要原因，甜甜早就成了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不舍得让她受半点磕碰。好在妈妈新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底楼，老人和孩子住倒也合适，只是房租的价格可观，要不是赌气急着想走，打死他们都不会舍得租这房的。

当邻居马兰花以邀功口吻向我说那房子如何物美价廉时，我才知帮爸妈租房的是她，我用幽怨的目光与她对视。

“帮他们租房之前，你跟我打个招呼就好了，说不定他们就不走了。”

谁知她没意识到错误，反而像个女侠似的拍拍我。

“这就是你不对了！老人在你家多憋屈呀？又做饭又看孩子，田野还净找事儿，老人搬出去就对了！要真疼老的你也就掏房租！”

“我——”

这才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何止房租，锅碗瓢盆被褥床铺，哪样不得重新安置？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与父母原本是一体的，怎能分你我？而我在意的岂是一个“钱”字？我担忧的是这个被拆开的家将走向何处？还有复原的机会吗？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给上司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养女

刘洁

